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四

四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四

高宗初直學士吳郡曰



包拯請賜主

明美謚

韓琦論魏

之後不當刺

義勇充衙門

張方平論陳

執中直清公

正宜定美謚

劉贊請褒贈

呂誨

論王堯臣與

建儲之議其

功可明者九

司馬光論劉

宋仁宗時包拯上疏

神宗時韓琦上奏

張方平上言

哲宗時侍御史劉贊乞褒贈呂誨上言

贊又上言

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

怨同編修資  
治通鑑宜依

黃鑑梅堯臣

例官其一子

孫固等請錄

石介之後

范祖禹論司

馬康身後止

遺一子一女

宜優賜賻贈

呂陶請錄劉

庠大節

劉安世論齊

帳富依孫固

邵亢韓維陳

薦孫永等例

錄其子孫  
趙鼎臣請修

知樞密院事孫固等上奏

給事中范祖禹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

劉安世上奏

徽宗時趙鼎臣上奏

李復上奏

欽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

高宗時直祕閣喻汝礪上疏略曰孔子立乎衰

定之間書乎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括

會稽縣夏禹廟度僧洒掃

世掌廟事

李復請官孫

路子孫

呂好問論陳

瑾已贈諫議

大夫任伯雨

已一子得官

江公望張廷

堅龔夫等宜

並昭敘

論汝礪論忠

臣義士朝廷

之王植天寶

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蓋詢摺紳記錄之所

傳。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君

子猶將取之也。今之史臣考郡縣之計書採史

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察本家之行狀。則邊

鄙老卒。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

無記高愍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

新聲之義者乎。此正太史之烈。又何疑哉。漢高

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建元初永寧

之末。復徘徊引却。不敢輒正號位。議者乃謂當

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挫其脛而誅之耳。忠義之効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曰：「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時，真卿於希烈虐酷猛沸之中，如棄墜甑，復無顧，而我仁宗多真卿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

章誼請恤桑成之孤

洪遵論張子

正子顏係武

臣張俊之子

不當除待制

與集英殿修

撰

趙元鎮請追

贈邵伯温

汪藻請葺治

顏真卿祠堂

鄭剛中請褒

贈李詰

請獎厲米璞

劉化源劉長

孺

史浩請施行

之消萌壓難其意亦微矣

章誼上論桑成死事疏

起居舍人洪遵上奏

趙元鎮上奏

龍圖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上奏

剛中又上奏

宗正少卿史浩上奏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

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一日

慶壽恩典

曹勛請為忠

義功烈之臣

作傳記

胡寅論范正

國係純仁李

子所乞先世

恩澤四資不

當盡與其子

趙汝愚論宋

汝為忠節凜

著客死蜀道

請與其子南

強一蜀郡差

使便其葬文

請褒表孫松

孝宗時胡寅上奏

趙汝愚上奏

汝愚乞褒表孫松壽上奏

光宗時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

祕書郎彭龜年上疏

知漳州朱熹上奏

寧宗時熹為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為潭州創立

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四廟乞賜勅額疏

湖南安撫使真德秀奏



陳傅良請以

褒表岳霖之

憲推及傅察

三家

彭龜年請下

湖晉臣郵與

朱熹論高登

嘗與陳東上

書不肯為秦

檜立祠徙死

容州宜加褒

錄

請特賜東晉

司馬承紹興

孟彦卿趙民

彦劉玠趙聿

金章宗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先海陵將伐宋太

醫使祁宰上疏諫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

至是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

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

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真傷厥心世宗卽位贈

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

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

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

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官食厚祿者不為無

之廟額

真德秀論葉

莫平蔣宗等

之亂宜加褒

賞

李秉均請賜

初宰之謚

人皆畏罪，洪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

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

可以少愧矣。臣以謂之之人，當以非常之禮

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

之一端也。制曰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四終

太平興國二年。免其家租賦。至真宗朝。又增賜田至二百頃。後因京東監司奏。官爲制僕。歲課甚薄。乞賜增良田。俾其家自墾。庶仰祀俯養。僅得封公之祿。復其廟幹者。自漢以來。孔子之廟。或以吏卒自戶守衛。或又增戶以備洒掃。國朝祥符中。給遞便戶以奉塋廟。又給守兵。後定差鄉兵五十人。謂之廟戶。以備庶役。熙寧役法之更。此制漸削。今差使仍舊。乞復差廟戶五十人。以守衛洒掃師廟。及充王祀者白直。其約束並

用役人之法。則人不知勞。悅乎輸力。不悖聖師。使民之義。司其法則者。孔氏祭享恭怠。財賦均。滯使人勒逸。皆繫一時主家之人。使刻薄之吏。得以擴闢而爲言。致緣其小故。以廢其大者。由無立法防弊之素也。乞置官一員。或就擇本邑。佐掌其祭祀之式。財用之例。役使之科。郡縣以時鈎考。而懲勸焉。則弊消于未然而師門益尊矣。訓其子孫者。祥符初。賜曲阜宣聖廟九經書。疏釋文。史集。令本州選儒生講授。祖宗錫聖人

疏釋文... 集本... 州選儒生講授... 祖宗... 聖人

之裔如是深厚後人不能茂明以及廢失是可  
惜矣乞朝廷命有經行官或選儒生而秩以祿  
俾講授闕里誨勵孔氏及其鄉黨則能者成才  
罷者逮罪鄒魯之風教易復行不止能保其祭  
祀而已

張舜民請  
贈張載

朱光庭請詔  
科場不得於

老莊出題  
請定子思封

爵  
范祖禹論先

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乞追贈張載疏  
五年諫議大夫朱光庭上奏

光庭又乞定子思封爵疏

八年侍講學士范祖禹乞改正先聖冠服奏

聖冕服常用

王者之制

畢仲游論帝

王稱儒而立

治與後世不

稱儒而立治

要道則一

啓宗時畢仲游奏黜異端疏略曰周衰不任經  
 術聖人爲治之書既已少廢秦爲大無道又重  
 燔之聖人爲治之書遂至大廢漢承二廢之後  
 講求訪失六經僅得其完其術雖不全取以爲  
 用亦不全廢以爲不用故循吏能以飾治而酷  
 吏能以輔刑飾治者貴輔刑者進是以公孫洪  
 治春秋而爲丞相望之通經術而位在九卿張  
 湯補能傳古義之士以決大獄呂步舒執春秋  
 之法持節專斷此皆飾治輔刑貴進已然之効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五

吳郡

刪止

禮臣上

劉章言耕田歌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王陵論王呂  
氏非物

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  
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  
君。待我朝訶。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  
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張敞請罷霍  
氏三侯皆就  
第

貴者安敢驕人。人至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  
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  
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  
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  
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  
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  
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  
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

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容  
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

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

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

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前爲趨士。上忿然作

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堯有九佐。

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

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

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袁盎論絳侯  
非社稷臣

奏議

卷之三

三

漢孝文帝時，絳侯爲丞相，朝罷趣出，意甚得。坐禮之恭，常目送之。中郎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大尉王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袁盎論絳侯

奏議

卷之三

三

魏相請以張  
安世爲大將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四方顯有功以勸  
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  
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  
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孝  
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  
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  
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

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  
 為光祿勳。領宿衛臣。後數日。竟拜安世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章玄成狂  
 不應召

扶陽節侯韋賢卒。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  
 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  
 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按驗。玄  
 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  
 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  
 相御史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

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王伍尊請復  
為吉子顯爵

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  
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  
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  
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  
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  
不避嚴刑峻法，旣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  
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  
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

以私錢顧組。令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  
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  
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  
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  
晨夜去。皇孫教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  
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  
福。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  
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  
言狀。幸得卜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

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



唐林請復師  
力爵邑

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  
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  
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  
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  
先人功德。

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  
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  
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  
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

張猛等請寬  
王嘉

徵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復賜丹爵關內侯。

時王嘉坐薦梁相等。迷國罔上不道。下廷尉詔獄。永信少府張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先必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刺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刑則臨。吊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

范升請定祭  
遵之謚

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臣括髮鬪械。躬就笞。非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春。祭遵卒於軍中。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

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乎。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

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聚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

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彙論叙衆功。詳察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初周黨不敬

光武時。徵周黨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齔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緇。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

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曰臣聞堯不須許  
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  
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  
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特俱逝黨等文  
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  
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  
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  
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  
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陳元請勿令  
司隸校尉督

察三公

陳元以父任辟司空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  
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  
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  
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  
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  
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以自



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  
爲明。微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  
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措手足。然不能禁董  
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  
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  
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  
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盛張耳目。陛下  
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  
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陳忠請勿以  
災異切讓三  
公

安帝以陳忠爲尚書。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冊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充見所有興造，又不敢希

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  
地震策免司空陳襄今日災異復欲切讓三公  
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  
說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  
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  
宜責求其意訓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  
方員於規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  
之法也忠意常在襄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

尚書邊韶請  
車徵楊秉韋

著

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所建。

桓帝時。有詔公車徵湯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許議賞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

諸葛瑾步

請復周胤侯

爵

吳孫權時周胤為都鄉侯以罪徙廬陵郡諸葛

瑾步騭遇名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

飾受封為將能養之以福思立功効至縱情

欲招速罪僻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發出

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

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楊國威

德華夏是震秦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

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

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

奏議

卷二百八十五

十一

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青。重以盟詛。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闕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命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陛下欽明稽古。隆於典繼。為胤歸訴。乞宥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荅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

橫授精兵爵以候將。蓋念公瑾以及於亂也。而  
亂恃此。酬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改收。孤於公  
瑾。義猶二君。樂亂成就。豈有已哉。遣儻罪惡。未  
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  
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  
幾事亦如耳。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  
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及  
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

晉惠帝時。河間王顥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

范陽王琥

請專太宰

任加張方

官隆司徒

司徒趙之

王浚之

奏議

卷之三十三

十三

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征南將軍范陽王琥

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

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

太宰與臣永為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

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務克負荷，小

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用佻荐，至險

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明，失所

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

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破靡，有子



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  
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與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  
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  
受其指教，爲國効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太  
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强毅，不達變  
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  
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未卽西還  
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  
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

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駭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預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常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

方官悉如舊如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  
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  
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  
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  
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勲此是臣等所  
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  
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緝賊藩屏皇家陛下  
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  
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

蔡謨論臨軒  
遣使宜有金  
石之樂

奏議

卷之四十五

十五

成帝咸康四年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  
儀注大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  
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  
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  
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  
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  
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  
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  
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

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倍列，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唐太宗貞觀中，特進魏徵上疏略曰：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

魏徵請傳求  
時後上下同

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永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其非據。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事。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

能自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諂  
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  
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  
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力。若舉得其人。不避於  
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  
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  
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矣。若。必。  
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入。疑。則。百  
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不。可。以。言。

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  
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  
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或蓋信之。則無不  
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  
徵又上疏略曰。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  
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穆伯列國大夫。管  
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  
上聖乎。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  
志竟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以私語子



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閣門。始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戶。棄昔日之

請勿棄房玄  
齡

唐太宗哭張  
公謹

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天。罄竭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慙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還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遂過其第。載與還宮。張公謹卒。上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准

婦女對辨姦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  
者重。故秦穆公賞盜馬之酒，楚莊王赦絕纓之  
客。且楚莊、秦穆並夷狄之諸侯，列名五伯，垂芳  
千祀。況陛下以萬乘之主，道高堯舜，作之不法，  
何以示遠？帝納其言而罷焉。

帝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蜀留其  
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納懿  
公之肝於其腹中。今覓此人而不可得，魏徵對

魏徵論君能  
禮臣則有國

士之報

卷之三十五

十九

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讐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為報讐今即為智伯報讐何也讓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眾人過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亦何為無人焉

褚遂良請勿  
張玄素門  
戶

諫議大夫張玄素少嘗為刑部郎令史帝對朝臣問之曰云云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

請解侍中之

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尤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凡案。以比弦韋。

徵嘗詣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附崔確奏。稍方。今天下無事。英彥如林。無容痼疾之人。以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愚見。拾遺補闕。非敢虛飾。此實臣至願。太宗令崔敦禮謂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敗不旋踵。公寬以接下。忠以奉上。朕每有

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  
全無兩目。猶當鼻公置於左右。朝夕諮詢。況公  
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蹈。匪獨垂於朕意。僉議  
以爲未可。

請勿出高昌  
婦女與薛萬

均對問

時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平高昌。曰與高昌婦女  
有私。勅大理卿孫伏伽推鞠。均不服。內出高  
昌婦女對問。魏徵諫曰。萬均兄弟誠款。蚤著姦  
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然。錄付伏伽自下  
若事無指約。萬均必是有辭。遣人將軍與破亡

張說請勿杖  
裴仙先

陰陽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傳上  
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日辰遂  
泣之

玄宗開元中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  
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止大夫爲  
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  
嚮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  
微功奈何以卑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  
前失上深然之

韋述論蘇頌  
之卒宜廢朝

時禮部尚書蘇頌卒，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頌，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頌且葬，我恐



皇極論  
夏大節宜為

罷朝

謝泌論王禹  
偁宰相樞密  
不得於本廳  
接見賓客其  
言不可用

自娛哉半道而還

德宗在奉天間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

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太

常博士陳文公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郵賢

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

宋太宗淳化二年左正言謝泌上奏略曰昔孔

光不言溫室中木顛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

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謹密

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

奏議

卷三十五

三十一

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  
 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寒相府請託  
 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持赤心以待大臣，大  
 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庸淺，  
 昧於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  
 行用。上覽之嘉歎，即遣還前詔。

仁宗天聖二年，左正言劉隨乞優禮李允則，晁  
 迥狀。

劉隨請許延  
 李允則晁迥  
 訪以文事武  
 備

杜衍請召兩  
 府臣賜坐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六

吳郡

禮臣下

宋英宗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奏

侍御史趙瞻上奏

呂大防請優  
養老臣高  
張昇吳奎程  
戡  
趙瞻乞許張  
昇程請老  
張方平請改  
序官過禮

二年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上言畧曰臣聞君  
尊臣卑人倫大義故君前臣名著自上古陛下  
降意虛懷優遇羣下小大之臣進對率稱其官  
此乃等夷相推民吏奉上之言非所以正尊極

奏議

卷一百八十六

而隆堂陛。明王制而崇主威也。真宗嗣立之始。

厚待先朝宰臣。呂端、李沆初不呼名。二臣上表。

固辭。尋如常禮。願陛下總攬權綱。威恩並用。呼。

官過禮。乞從侵削。曰。公曰。卿足正名分。

神宗熙寧二年。翰林學士呂公著上奏。

時宰相呂大防以旱乞罷位。右諫議大夫梁燾。

上奏。

同知太常禮院劉攽上奏。畧曰。議者謂人禧之。

時侍者講者皆坐。天聖之後皆立。至今侍者得。

呂公著請文

武官致仕者

請依外任官

例給四分俸

錢歲時州郡

酒粟之問

梁燾請許呂

大防以禮去

位

劉攽論侍從

之臣應對天

子避帝立語

其常禮

坐而講者立以謂有司之失臣等以謂侍從之  
臣預於閒燕坐立不同人主可以專不可計  
校前後歸過有司至於人臣求自殊異必於  
上則為不可昔仲尼正假馬之名而下違眾  
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今人主之待侍臣自  
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而從容焉上意優厚  
亦以至矣不可復以暫立為歉

張方平請免  
蘇軾繫

張方平上奏畧曰昔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  
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成謀

危太宗。此五臣者。罪至大而不可赦者也。遭遇  
明主。皆曲法全之。卒爲忠臣。有補於世。自夫子  
刪詩。取諸諷刺。以爲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  
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  
疏憲宗。以爲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最不順。憲  
宗怒而罪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蘇軾  
但以文辭爲罪。非有過惡。臣恐付之桎梏。罪有  
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

蘇頌請元祖  
無擇赴六州  
制獄

重加譴謫敢不甘心

知審刑院蘇頌上論祖無擇疏畧曰臣聞古者  
命夫命婦不親坐獄蓋不使始常貴者與徒隸  
辯訟所以養廉耻而崇禮節也國朝推鞠之制  
命官犯贓罪亦先勘于連人證驗分明方得追  
攝其餘有犯如事狀明白三次拒抗即勒令參  
對是一命以上犯罪與庶民有等差若其職列  
貴近上嘗所加禮以待之者誠宜寬其縲繫以  
存事體也祖無擇遭遇三朝擢登近列出典藩

服案轄一道罷郡未久，一旦有罪，便與案所統  
臨羣吏辭對，曲直不唯吏民聽望不足，抑於朝  
廷事體虧損。嘗聞祥符中，樞密直學士邊肅知  
鎮州日，以公費錢貿易規利，又令部吏強市民  
羊及買女使。王嗣宗以其事聞，真宗皇帝以肅  
居近職，不欲屬吏，特命劉綜任中正，以嗣宗奏  
示之。肅卽引伏，遂坐貶官。嘉祐中，觀文殿學士  
孫沔知杭州日，在任不法，諫官御史交章論列。  
仁宗皇帝止令本路體量得實，而黜之。翰林侍



讀學士呂溱知成德軍日侵用公使錢本路追  
劾當時不令溱就鞫直行責降今無擇所犯未  
甚於此三人而不候取問便令赴彼對獄其為  
頓辱甚矣况已有御史章奏制院可以依憑根  
究不必親令卽訊然後當罪也

鄭解請出刑  
無擇令在外  
供答

知杭州鄭解亦上奏畧曰今龍圖閣學士諫大  
夫祖無擇因御史言治杭州時事詔令就秀州  
獄臣嘗見制獄中文移及所出左證之人問之  
無擇所犯大者止以娼人薛希濤及屯田員外

奏議

卷二百六

郎中任浩等請鑄鐘事。臣熟究濤事，皆云無之。證左甚明，就使有此，朝廷不過重削官而已。請託鑄鐘事，無擇亦不知任浩等受賂，其餘請射屋地，給賣祠部及酒曆予富民錢出息，以助公帑造介亭等事，此皆前后知杭州者爲之。孫沔時人請地至多，或連山林以予之。造中和堂雙門，號爲雄特。梅摯造有美堂。蔡襄造愷悌堂。沈邁率民造南塔。土木之費，豈特一介亭比。賣祠部取贏錢以資寒士，此處處皆然。給

酒曆至今猶有請者。至於稱曾祐受賂至萬餘

酒曆至今猶有請者至於稱曾祐受賂至萬餘緡臣見轉運司榜通衢募人告祐事卒無告者惟造書厨不還十數緡而已無擇未就獄密寄僧舍隨行惟一僕指使家又素貧資用罄竭常將銀唾壺一隻質錢秀民畏恐皆不敢留質且就僧寺假貸數百錢以供朝夕或有吝者爲之具饌獄囚見之皆爲號泣杭民相率或就將圖設齋以祈福祥亦嘗詣臣投訴臣已具事狀馳奏賈誼有言人主之尊如堂拳臣如陛衆庶如

劉摯請以大  
禮陪位詔張

方平之事

請胡望直詔

文彥博勿嬰

以官政

請許程顥辭

免視書省校

書郎且以

西京教授

司馬光請用

杜行在布陪

立明堂前例

指恩麗籍賜

一子進士出

身

王巖叟請罷

留數兩省指

地堂高則難攀卑則易主今無擇僇辱陛下廉墜

矣陛下得不念易陵之漸乎

哲宗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上言

摯又上言

摯又上言

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

侍御史王巖叟上奏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上奏

祖禹又上乞留文彥博劄子

范祖禹論司

馬光之後已

經優恤并請

留使臣紹管

第宅及賜書

等

詩留文彥博

於京師以備

訪問

請許高陽鈐

轄兼河北第

一將楊永節

解官行母服

蘇軾請優恤

劉平之孫劉

璪

請免文彥博

祖禹又上言

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

書蘇軾上奏

哲宗時軾又上奏曰臣近奉旨撰賜文彥博呂

公著入朝免拜詔書今又撰不允彥博辭避免

拜批荅臣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

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

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

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

呂公著辭避  
免拜之請

請恩問張方

平

呂陶請勿累

大師文彥博

以言事

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免拜指麾。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請。所有不允批荅。臣未敢撰。

軾爲翰林學士。上論張方平奏。

殿中侍御史呂陶奏。

張濬請六曹  
尚書許獨員

上殿及文臣  
帶兵鈐司者

朝辭日並須  
上殿

蔡崇禮請復  
祖宗舊制也

在外除授內  
任及被召臣

寮若學士以  
上或新舊宰

執必降詔書  
以為赴闕之

信  
張浚論臣寮

章奏當抑究  
體實

徽宗時陳瓘上奏

高宗紹興二年吏部侍郎

蔡崇禮上奏

高宗時張浚奏

浚又上奏

浚又上奏

權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上奏

右正言陳淵經筵進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故

事

淵又上論宰執不和奏狀

請以大臣判  
 步州兼廣西  
 路採訪使判  
 潭州兼湖襄  
 採訪使各許  
 置親兵將佐  
 論左右近臣  
 當首其員優  
 其俸然後責  
 之以善  
 鄭剛中請依  
 舊制選人關  
 陸令錄滿六  
 考致仕者無  
 贓罪方與進  
 直郎遇大禮  
 得封贈  
 陳淵進漢武

進士唐文若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  
 詔赴行在所既至而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  
 下畧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耻  
 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  
 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  
 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水豪傑與之共治寧  
 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立日召對便殿高宗  
 大悅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奏



故事

請訓諭宰相

秦檜參知政

事李光勿各

持意見不和

唐文若奏書

闕下

張守請法真

宗復圭田之

制

周必大論知

縣縣令供給

宜增其所當

得而禁其所

不當得

陳傅良論內

侍不當為知  
省官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

光宗紹熙四年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

上劄子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

金宣宗貞祐初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

決右司諫許古及左司諫林樾胡魯刺上言畧

曰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

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

軍期罪之不巳甚乎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

呂祖儉請以  
宣和御筆為

戒

許古抹撚胡

魯刺請別職

官有犯的決

之法

趙天麟論大

夫以上有罪

者禁卒徒等

辱當刑者聽

其自裁

僧家奴請定

給假省親之

制

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

文宗至順二年、河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

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

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

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

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

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

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

假期其應省觀。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  
冒假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省同科。御史臺  
同以聞。命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賢奎章  
閣議之。

順帝時御史臺臣言



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七

吳郡 刪正

巡幸

曹劌諫魯莊公如齊觀社

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征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

薛廣德

議

卷二百八十七

諫留射獵

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  
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  
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  
甚上。即日還。

東平王蒼諫  
校獵河內

漢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  
當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  
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  
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  
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其棠之

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史人諷誦此棠之

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  
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  
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  
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  
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陳蕃諫車駕  
幸廣城校獵

帝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  
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  
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  
縱。故臯陶戒舜無放逸遊。周公戒成王無盤

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見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海。放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音。舉手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



五百舉手頓首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

肆車... 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 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後魏孝文帝車駕將水路幸鄴... 詔都水回鑿

構之材以造舟楫御史中尉高道悅表諫曰臣

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宗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

節是以置鼓設... 友自... 虛襟博聽義屬今

辰臣既疎魯濫蒙榮... 三... 職當然否保

遇恩華願陳開... 以都... 營構之材部別科

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艦關

通鑑

奏議

卷二百八十七

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  
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舟楫。  
更爲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  
經山石濟。其汭河挽道。久已荒蕪。舟楫之人。素  
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  
欲換牽取進。授衣之月。鰥形水陸。恐垂視人。若  
言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  
甚難。更乃給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此乃愚  
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

李平諫車駕

祭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失薄天順。則之望。又氏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冒。仍襲南寇。對接近畿。蠻民疎戾。每造不軌。闕覲閒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無寧後事。今亥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絕闕。疆之。在寡性愚。直知而無。區區丹志。冒昧以。宣武帝時。車駕將幸。差司徒左長史李平上表。

奏義

卷二百八十一

四

諫曰。伏見己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  
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驅。  
騶於綠竹之區。騁驎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  
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感焉。何者。嵩京  
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  
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  
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  
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  
啟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

之諸。築室者。歲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

啟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

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  
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  
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縻則所廢多  
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  
野鑿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  
海耀武嵩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  
有康哉之詠豈不美歟

姚思廉諫幸  
九成宮

唐太宗貞觀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  
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

奏義

卷二百八十七

五

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魏徵請勿  
供奉貴官司

十一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

之物不精又法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

奢靡既垂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陛下目所親見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

唐太宗論隋煬帝驅役生人窮極雕麗

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苑臺沼是煬帝所為詩人云何日不行何草不黃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正謂此也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亡理不可得也

魏徵諫幸沙苑格猛獸

劉仁軌諫校獵同州

十四年上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特進魏徵奏略曰臣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出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戒太宗嘗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咸陽丞劉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戢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



贊調已有所妨。不供。備事。繕橋。治道。役雖備。省

猶不損數萬。少延一句。使場圃畢勞。陛下大飛

徐驅。公私交泰。望書褒納。

諸無量請致

玄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國子祭酒褚無量上

祭古帝王賢

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

臣收叙唐功

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

臣世絕者

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

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

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

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

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

吳兢諫道中  
純射

十三年。帝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張九齡等請  
改用來年十  
月幸西京

玄宗將西幸。已。復有旨與宰相云。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百姓。猶有未安。儻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主彼。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等尚度。以為何似。時張九齡等具

待看報來。卿等宜商度以爲何似。時張九齡等具

奏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將本狀徧示朝列。宣

付史官。

宋璟蘇頌請  
停東巡

姚崇請幸東  
都更作新廟

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  
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歷  
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答  
至譴。帝以問姚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  
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況木積年而  
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  
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

卷之

卷之

卷之

不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  
 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  
 奉。誠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  
 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

高力士請勿  
 以政事委李  
 林甫

玄宗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  
 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  
 上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  
 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守古  
 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

復敢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

蘇源明論東  
幸有甚不可  
者七

復敢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肅宗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考功郎中知制誥蘇源明上疏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歛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笏。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殍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

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馱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阯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繹騷。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

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  
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  
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  
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  
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  
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  
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  
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關。臨幽都。汝州刺  
史田南金踰闕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

而西。狂賊失勢。感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鬲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狗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析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怫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階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



外世不可...也臣聞子不諱於父不孝也臣不  
諱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為苟榮冒祿圈牢之  
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  
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

德宗時

翰林學士陸贄奏言略曰褒斜峻阻素  
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  
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  
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瀾  
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遇斯  
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邁歿皆不可測匹夫單

騎尚且過防。況萬乘特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  
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  
淹圯。環衛之儀少闕。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  
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霑滯  
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  
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  
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  
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愧已深。不幸罹災。  
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

裴度從容諫  
字東都

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

敬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脩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謂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敕罷脩。重之意其不可也。夫以創設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價踴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諫曰：

孫奭論祀汾  
陰有十不可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第五十五

東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第五十五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寧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后土。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昔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比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疇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祀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此。

後之王莽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此郊。乃

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遷比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閒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姦回，遠勞民庶，盤

奏議

卷二百八十七

十三

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

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  
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  
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  
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  
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  
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閒  
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  
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

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脩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成，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即停寢。今茲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



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  
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  
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感  
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  
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  
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  
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  
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  
神祇聰明。且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諫祠太清宮

李迪論土木

過役足致蝗

旱之災

陳次升諫幸

金明池

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

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

陛下終賜裁擇

六年奭又上疏

真宗時翰林學士李迪上言陛下東封時敕所

過毋伐木除道皇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加

塗墍而已及幸汾毫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

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哲宗時監察御史陳次升奏

徽宗政和後多徵石曹補時為祕書省正字

許景衡請罷

節幸普照寺

船下燒香指

徽宗政和後多微行曹輔時為祕書省正字上  
疏

高宗建炎初將駐蹕建康車駕詣神主船燒香  
畢次幸普照寺尚書右丞許景衡上奏略曰陛  
下巡幸恭迎太祖太宗神主載之前舟有司嚴  
奉如在太廟而陛下未敢升舟燒香者誠以非  
時瀆神恐失禮也意者當俟駐蹕恭行奉安之  
儀然後禮文為稱今來道出淮泗方謁神主枉  
駕佛祠臣深恐天下議者以陛下緣致恭於僧

伽欵神靈於宗廟。不獨誠意有所未專。而於禮文亦未為得也。況祖宗巡幸。並無臨佛祠欵。浮屠故事。唯章聖皇帝東封。道過睢陽。見張巡許遠廟。為之嘆賞。表其忠義之節。以為臣下之勸而已。帝王一嘖一笑。豈無謂而發哉。

汪應辰請巡師所過州縣

禁約供辦

羅願請嚴扈

從

牟子才諫請

西太乙行款

請恭謝

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上言。孝宗時。羅願奏。理宗時。牟子才上奏。

子才上奏

太學生劉徽上諫。遊幸疏略曰。比年以來。單于

福勿效漢武  
帝親祠太乙

之舉

劉敞請勿借

祈禳之說事

逆觀之適

蘇氏

采藥斷辛金

未升殿

罪語問幾苦

蘇宋前注

太學生劉敞上諫遊幸疏略曰比年以來單季  
未嘗震讐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  
事而有明皇宴安之煬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  
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  
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乙而又示以遊  
幸導以禱祠蠱以虛誕不經之說且西太乙之  
役佞者進曰太乙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  
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  
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

耶。太微全皆不辨。下想。想。到。昏。昧。雖。所。可。致。

程案請法懺

昭帝問疾苦

求民瘼

梁襄諫幸金

蓮川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案上奏

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薛王府掾梁襄上

疏極諫略曰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才百許里

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

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

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

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

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唐太宗將幸關南

畏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  
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  
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  
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此幸久矣每歲隨駕  
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  
臣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  
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  
者累歲北幸徂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議  
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陛

奏議

卷二百八十七

下效之耳。臣以謂三代之政令。有不可行者。況  
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  
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亦  
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  
草。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  
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  
歲歲皆如此也。我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  
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世宗納之。遂爲罷行。

章宗明昌四年。將幸景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

董師中買錢  
粘割

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建古諫以謂



次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以謂  
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  
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  
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强悍深可爲慮陛下若  
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  
之恤蠶蠶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  
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  
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霜宿逼介邊陲遠  
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

師中等又上

疏

李愈諫幸長

樂川

師中等又上疏

泰和二年將幸長樂川刑部尚書李愈切諫曰  
方今成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允近北陲恒防  
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遙  
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閒適也上不從  
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  
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  
副使閣母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羣心未定

豈可遠事逸游哉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

論周  
公美文王不

遊敗賈山遠  
漢文射狐兔

脫脫諫於  
保安

崔敬諫幸上  
都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

御史大夫脫脫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馭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世祖車駕巡幸上都，監察御史崔敬上疏略曰：大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可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刺斡耳朶思，乃先

禮論太  
臨五臺  
可行者

請駕

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願大駕還大  
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乃宗廟之福。  
成宗元貞二年。監察御史李元禮上諫。幸五臺  
疏。武宗初卽位上都。卽巡狩三不刺之地。翰林學  
士王文用。上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  
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輒還京師。且臣聞人  
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  
也。帝悟。卽日可其奏。

遼音諫泛玉泉

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監察御史蓋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脩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

御史臺臣諫  
車駕田柳林

順帝時，車駕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

奏議

卷二百八十七

臣等謹將

刑部執事...

上尊...

刑部...

臣曰...

臣等奏議卷之二百八十七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八

吳郡

刪正

外戚

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

奏議

卷之二百八十八

王陵論王呂  
氏非約

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惠帝元年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  
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  
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  
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  
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三與高帝嘵血盟  
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

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



張敞請罷霍  
氏三侯皆就

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終  
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  
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

宣帝卽位。霍光薨。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  
光子禹爲大司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山  
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  
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  
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  
季氏專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

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關澤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

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  
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  
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  
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  
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  
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  
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

徐福請節制  
霍氏

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後禹山等謀不軌事覺。禹要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爲徐福上書曰。臣聞

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誦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列土出爵之費臣無

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魏相請霍  
氏之權

宣帝思報大將軍霍光德。乃封光兄孫為樂

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言廣漢

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

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

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

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

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

則直有以損奪世權。破散陰謀。四萬世之基。

通籍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騎春放縱班心慮不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四萬世之基。

全功臣之世。

劉向請罷士  
氏諸侯執第

成帝時王鳳專政。災異寢甚。劉向以宗室遺老。遂上封事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然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

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言而秦復存。



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  
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  
興諸呂無道。擅相~~尊~~主。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  
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  
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  
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  
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  
內。魚鱗左右。大將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  
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

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盡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

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  
林。而孝宣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  
梓樹生枝葉扶疎出屋。根垂地中。雖立不起。柳  
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  
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  
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  
父母家。此亦非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

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擾以政。著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來。

師丹諫變動  
政事

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來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

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  
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  
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  
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  
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  
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  
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  
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令

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  
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  
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  
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  
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  
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  
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  
世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  
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  
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所光諭于根  
王汎大不敬  
不道

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  
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  
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  
貪邪賊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  
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  
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張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權  
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  
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



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又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恩忘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

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成

鄭崇諫封傳

奏義

卷一百一十八

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第二人巳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哀帝時鮑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

賢傳商孫寵

息夫躬徵傳

喜何武師丹

孔光彭宣

哀帝時鮑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持外  
 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  
 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  
 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  
 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  
 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  
 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  
 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  
 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

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

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其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其無借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亦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

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

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  
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充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  
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  
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  
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  
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  
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  
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  
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

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上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啞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而已。

申屠剛請徵  
中山大后置

平帝時申屠剛仕郡功曹時王莽專政朝多猜



之別宮召馮  
衛二族親奉  
宿衛

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  
之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  
祗怒姦邪亂政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  
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  
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  
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  
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  
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  
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

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  
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  
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纒縲。卽位以來。至  
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  
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  
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  
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  
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  
賢愚。莫不爲怨。茲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

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  
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  
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  
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  
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推抑外戚。結貴據權。  
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傳皆以  
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惡化。則功何不至。  
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  
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

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甬服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考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蔡茂請案理  
丹威負客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  
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  
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  
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東漢光武時。蔡茂爲廣漢太守。時陰氏賓客在  
廣漢郡界。多犯吏禁。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  
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  
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  
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頃

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斤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奸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章帝初立。以引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

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  
司空第五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  
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  
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  
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  
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  
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  
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

大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  
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  
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  
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  
肉五千斤臣愚以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  
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  
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冀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駟  
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



論杜篤不可  
爲從事郎中

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

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請嚴勅竇憲  
等閉門自守

鄭弘請誅竇  
憲

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  
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詖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  
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  
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  
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願也。  
元和三年太尉鄭弘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  
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  
氏之禍晒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  
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

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

何敞諫為書  
篤實景起邸

和帝永元二年。以竇憲為車騎將軍。詔使者為憲第。篤實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侍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為之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

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

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受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洵洵。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首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忿然忘生。雖

知言必夷滅。而身死自盡者。誠不忍日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叅謀。聽順其意。成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樂恢  
請身

時樂恢爲尚書僕射。見憲兄弟放縱。亦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終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衆物大傷。君臣失



張醜請赦實  
壞

厚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冷之宜。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四年大將軍竇憲誅。河南張醜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遂得全。

禮部  
成規

奏請

卷三百一十八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尚書翟璜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兼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

哀著  
梁冀

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螿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

桓帝元嘉中，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

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晉武帝太康中，遷裴頠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俄

而使顧專任門下事。曰：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

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竦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

庾亮請讓中書監

東晉明帝卽位。以明穆皇后兄庾亮爲中書監。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以誓綢。遂階親宴。

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器酒遂皆親  
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頻省闈。出總  
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  
小人祿薄。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  
榮昧進。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  
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  
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  
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  
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  
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然○世○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  
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  
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  
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  
容○至○於○黜○滅○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  
矣○大○矣○而○譏○屠○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  
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敝○其○故○何○耶○由○日○薄○之○



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歎其故何耶

私學情跡不能免是以疏隙則佞姻進欺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  
代虛鑿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身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  
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  
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  
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  
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  
貴榮寵豈斷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耳

卷之八十八

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成帝時。蘇轅平。護軍將軍庾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止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王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展轉。便煩

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  
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  
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道。義  
貫自然。哀恐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  
布衣。既今恐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  
在諒闇。先石親覽萬幾。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  
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  
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  
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

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  
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  
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  
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  
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  
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  
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孝不  
忠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  
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

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讐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韋雲起論柳述不堪爲兵部尚書

隋文帝仁壽二年。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重要。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

奏議

卷三百八十八

魏徵諫杖薛  
仁方

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

唐太宗貞觀七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  
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其子爲干  
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  
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  
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卽令杖  
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  
物，爲其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況世家貴戚，  
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  
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太  
宗曰誠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  
是專擅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  
而赦之

裴炎諫立武  
氏七廟

武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  
王其先中書令裴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  
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  
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

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

賈虛已諫封  
韋玄真為上

洛王

中宗神龍元年，立韋氏為后，贈后父玄真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

宋璟論葬王  
仁皎宜準令

一品陪陵墳

四丈

玄宗開元中，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等



后家寶孝謹故事。擯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瑛等

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瑛還

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

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

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

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

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

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

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

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

奏議

卷二百八十八

三十一

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卽可其奏。又遣使資綵絹四百匹。

柳公權請遣  
郭取二女

文宗開成三年。以郭收爲邠寧節度使。上高

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  
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  
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  
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  
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  
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  
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  
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

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  
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  
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  
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  
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  
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  
土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  
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  
正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

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大平。可  
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  
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暫慢天戒。則其害彌  
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  
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  
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  
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  
息。豐年可招矣。奏書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  
之。

班昭請許郊  
禮之身

奏請

卷二百八

二二五

永初中。鄧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竊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惟

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  
上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鎮外  
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  
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  
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  
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  
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卽日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十八終



温州府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